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曲江集卷十三至  
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五百六十七

集部

曲江集卷十三

唐 張九齡 撰

表狀

并御批

讓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表

進千秋節金鏡錄表

荊州謝上表

賀赦表

慶冊皇太子表

洪州進白鹿表

為兵部尚書王暎謝平章事表

為信安王獻聖真圖表

為何給事進亡父所著書表

論教皇太子狀

論內勘別宅婦女事狀

論東北軍未可輕動狀

薛王疾宣史館狀

薛王薨請上復膳狀

請御注道經疏狀

請將吏刊石紀功狀

請御注經傳授狀

西幸改期請付史館狀

上寫經宣付史館狀

賀張待賓奏尅捷狀

讓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表

草土臣言伏奉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制復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者外沮公望內奪私情餘生力微哀怖殞絕臣誠哀誠懼死罪死罪臣伏以宰相所職贊理庶事陶冶太和以遂萬物苟非所任有受其殃臣實單人本無大用況在艱疚觸緒哀迷矧以素所不堪加之荒塞而軍國事重翼亮誠難臣獨何人謬居此地退省所有負敗將及雖願感恩匍匐祇命其如塵玷聖鑑污辱台衡

於國非急於禮虛廢臣比年限後多闕晨昏疚疢之際  
遽垂救藥凶諱之日遠隔追攀而星霜未周冠冕載迫  
是以庭闈昔絕几筵今阻凡曰名教實所深哀伏惟睿  
情有以永錫況質言非讓悲歎不文祈天之心惟聖所  
體實冀哀素有次喪紀獲終俯鑒荒迷乞遂情禮臣無  
任感絕哀迫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乞以聞臣誠哀誠  
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二十  
七日草土臣張九齡上表

御批

卿去歲禮闈擢受樞密實關政本將倚為相頃來升用  
是會宿心雖屬家艱已踰年序不有至孝誰能盡忠若  
墨縗之義不行蒼生之望安在謂此情難奪豈成命可  
移比日行在佇卿促轡今既至止無勞固辭朕以非常  
用賢曷云常禮哀訴即宜斷表今日便上

進千秋節金鏡錄表

臣九齡言伏見千秋節日王公已下悉以金寶鏡進獻



誠貴尚之尤也臣愚以謂明鏡所以鑑形者也有妍蚩則見之於外往事所以鑑心者也有善惡則省之於內故黃帝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又古人云前事之不遠後事之元龜元龜亦猶鏡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聖德之至動與天合本已全於道體固不假於事鑑然覆載廣大無所不包聖道沖虛有來皆應臣敢緣此義謹於生辰節上事鑑十章分為五卷名曰千秋金鏡錄雖聞見褊淺所擇不深至於區區

效愚其庶乎萬一不勝悃款之至謹言

荊州謝上表

臣九齡言伏奉四月十四日制授臣荊州大都督府長史聞命皇怖魂膽飛越即日戒路星夜犇馳屬小道所使多驛馬先少以今月八日至州禮上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不即飲氣取死豈敢輒惜餘命伏念心無黨惡死則似同以此偷生猶希聖察臣往年按察嶺表便道赴使訪聞周子諒久經推覆遙即奏充判官

尋屬臣改官使亦有替其後信安郡王禕奏將朔方驅  
使便請授官臣以其額外勤勞因而奏乞事不敢隱未  
至涉私然進用非人誠宜得罪但臣特蒙拔擢出自宸  
衷陛下所用隱微惟臣而已伏思報效竊恃聖恩每於  
事端無所防避智識雖淺罄竭則深微誠區區義有所  
在豈復與此私協以負累聖鑒臣雖至頑至愚不至於  
此皇天后土照臣血誠夙夜煩寃欲辨無路臣聞物有  
窮者必訴於昊天人有痛者必呼於父母臣今孤苦不

乞哀於聖君豈蒙惡聲遂銜冤以沒代臣受性愚鈍闇  
於知人稟命舛剝與此凶會誠合自死以謝天威所以  
側息苟存者臣為聖朝所用既極榮寵而一朝至此恐  
玷明時在臣微生有若螻蟻身名俱滅誠不足言今釁  
咎則然恩禮猶重面目有覩夙夜惟憂戴盆望天豈期  
上達又未能宣布聖澤少答殊私跼蹐兢皇動失次第  
無任荷懼兢悚之至謹附河西經略判官所部朝義郎  
法曹參軍蘇銳奉表陳謝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謹言

賀赦表

臣言伏奉今月八日制恩春郊展禮惟新布澤臣聞古之王政雖在方冊將崇舊典必俟聖君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德合天明道高帝載以為春者發生之氣氣者含育之本事乃重於歲始禮故親於東郊振絕代之網作名王之法布澤行慶昭德順時以合陰陽之和以乘天地之正凡在品彙莫不昭蘇臣待罪荆南亦濫承

恩賜臣無任欣慶戰荷之至謹因所部送永王俸料官  
當陽縣主簿陳琇奉表陳賀以聞臣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謹言

慶冊皇太子表

臣言伏奉今月二日制冊立皇太子者伏以皇太子天  
資生得濬哲夙備爰以吉辰光膺盛典伏惟開元神武  
皇帝陛下建儲固本體天合聖萬方之心永貞是屬一  
人之慶大賚斯在臣待罪荆南不獲稱慶闕庭欣躍之

誠實百常品無任悚踊慶躍之至謹遣所部宣義郎行  
枝江縣尉揚崇仙奉表陳賀以聞臣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謹言

洪州進白鹿表

臣聞聖法天則至理調於元氣天表聖則嘉瑞託乎羣  
有將以幽贊王澤覺悟生靈知至德之所感如虛響之  
必應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道孚神化體合乾行品  
物所資太和罔不叶圖諫所載殊祥罔不臻故郡國上

言日月相繼臣所部豫章縣某月某日獲白鹿一休氣  
所集靈質自呈欲效符社易為馴狎臣謹按瑞應圖云  
王者明惠及下則白鹿見又按孝經援神契云王者德  
至鳥獸則白鹿見蓋鹿者仙壽之物實為禎祥之表雖  
時和歲稔固不假於羽毛而天意人事誠欲伸於耳目  
臣不勝感慶之至謹詣某所奉瑞鹿表進以聞臣誠歡  
誠喜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為兵部尚書王峻謝平章事表



臣言伏奉今月二十九日制授臣兵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殊常寵靈妄集疲朽承恩竊喜任重惟憂臣誠  
歡誠恐伏以虛受之難魯史誠以量力滿盈之過夏載  
陳其招損臣階緣試吏際會登朝遂得入拜尚書比天  
之喉舌出典方鎮為王之爪牙雖忠烈之誠心知所竭  
而績用之美歲久無聞今陛下不以不能為光為寵寘  
之廟堂之上參以軍國之謀實恐鼎足不任鵜翼為刺  
退失微臣之守上累陛下之明是以永夕九飛終朝三

省泉谷為懼冰炭在懷道雖願於將行位固慙於幸得  
臣已有別狀具所讓人猶蒙曲私未寢嚴命方欲俯俸  
恭命對揚休光磨鉛效於一割策蹇同於十駕臣誠懼  
塵台席謬齒國華將何以允答鴻私弼諧大化拜命祇  
惕罔知所為臣不勝荷懼之至謹奉表謝以聞臣誠惶  
誠恐謹言

為信安王獻聖真圖表

臣言臣一昨扈從西狩岐陽時以有年事因農隙整六

軍之衆脩大田之禮戍卒是訓威武載揚屬草淺獸肥  
霜清氣殺詔虞人以即鹿命荊州而起鳥陛下親御弧  
矢紆駕林衡曾不合圍取其背者雖有逸羣之狡走險  
之捷而飛黃騁轡縈拂如組綵沉縱鏑宛轉若神必命  
中於前期皆應弦而絕倒其餘變態不測神妙無窮非  
臣瞽言所能模狀既而備獻禽之禮虔薦寢之誠教人  
以孝自天作則此外效獲畢賦懿親兼禁羽騎無犯宿  
麥是行也典禮斯備仁恩允洽三令惟肅七德以宣魏

武何階亦紀功於猛獸周文差擬將比義於非熊臣忝  
藉宗枝幸陪鑾輅竊觀神武冠絕古今以為載之空言  
不若圖之繪事向所述聖今皆寫真雖天顏不違而丹  
青莫擬徒極愚思庶存萬一謹一一陳伏深戰汗臣誠  
惶誠恐謹言

為何給事進亡父所著書表

臣言臣父某官某乙往歷樞近志勤忠益至於霸王大  
略軍國要務事關興替言涉箴規因著十篇名曰帝國

秘籙將欲獻納纔加撰次尋屬臣私門殃釁夙遘閔凶  
手澤所存心瞿不忍遂未奏御猶在緘滕二紀及茲遺  
言將墜誠愚臣不克負荷不揚休烈俾亡父之業聖代  
莫傳雖忝掖垣若寘氷谷伏惟陛下聽政中昃觀書乙  
夜思上皇而合道恨古人於同時而臣亡父所論君臣  
之際必欲驗之行事非直垂於空文誠宜上感宸衷由  
沒代而匡輔下藏秘府因聖君以發明竟未上聞伏增  
悲懼臣不勝感惕之至謹繕寫封進以聞謹言

論教皇太子狀

右臣伏以皇太子是天下之本為國之貳今則睿質漸長猶在深宮所與近習者未必皆正人端士安於逸樂久則性成是以古者明王恐其若此雖在赤子先之以教必使耆儒碩德為之師保故大戴禮云周成王在襁褓之中太公為之大師教之順也周公為之大傅傳其德義召公為之大保保其身體是故成王能聖周道用康秦始皇使趙高傳其太子胡亥因教之以獄所習者

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即位秦氏以亡則明  
人之性情莫不由習若近正人聞正事雖欲為惡固已  
不忍若親近細人不聞教諭縱欲行善猶未知所適此  
必然也胡越之少生則聲同長則語異蓋聲者天然語  
者所習習於胡則胡習於越則越故知成於所習不可  
不慎伏願詳擇典故徵用名賢執經勸學朝夕從事俾  
皇太子得於所習天下幸甚謹奉狀以聞謹狀

論內勘別宅婦女事狀

右件婦女事緣卑褻縱兩縣檢括有所阿容即願宣付  
憲司糾摘其罪今便收捕入內別加推逐道路有云何  
急於此若在外勘當慮以相寬其餘法獄豈皆應就內  
始可以杜其請託方益威嚴便是法不肅而吏不懼其  
弊尤重於別宅者也昔漢丞相府尚不按吏誠以務在  
尊崇體不可失況天子中禁而有此名丞尉極微所緣  
至小固不足以塵黷聖聽雖在內曹外議切切未為得  
所即有聞知不敢不奏謹狀



論東北軍未可輕動狀

右高力士宣奉勅張守珪所進送突厥生口具問知委  
曲故令劉思賢去者臣等伏以北虜凶狡誠亦難保其  
心然陛下以恩澤懷柔歲月已久使彼豺武損改頑暴  
以事觀察信然不虛何者昨李佺使迴虜亦具云東下  
中間或言難信至今果如所說即是輸誠於國未有他  
詐且契丹等翻覆或往或來今其東討雖未稟命在於  
夷狄亦不可責於常理若因而屠之亦便除患陛下先

有聖料以為如此臣等常竊思之固非所及今其來也若契丹等偶勝北虜勢衰因而乘之滅其大半審料必取始可決行事若不然而軍將妄動徒結大隙亦以不信為國生患莫甚於此臣伏以在邊諸將苟利一軍便即行之以邀榮賞不思遠計誠是大失今劉思賢往望將降書處分守珪必為遠圖無得妄動切約諸將使知聖心縱虜庭聞之尤彰天澤未審可否謹錄狀奏聞

薛王疾宣史館狀

右臣等伏見邠王守禮等表并答制以薛王業有疾聖  
情軫慮宿昔之間容髮遂變又尋繹致倦假寢通神因  
獲異方頓解危懼誠陛下友愛之至冠於皇王急難之  
情達於神道所以諸王陳請願書竹帛然猶讓此歸美  
推而不居聖德謙沖固難名於廣大臣子之志敢忘義  
於昭宣況臣等近侍軒墀倍百恒品望以邠王等狀宣  
付史館謹錄狀奏聞伏聽勅旨

御批

凡曰兄弟豈同他人況有疾疢自成憂迫不辭容髮致改且喜神心助人雖用靈方猶未痊平顧茲德薄實懷多慮所請宣示良或未然

薛王薨請上復膳狀

右未經旬時慘恤相次聖情友愛之至屬此天倫之戚伏聞寢膳有改乎常臣等下情不安夙夜惶灼伏願抑損恩命沖用道心以承宗社之重以慰臣庶之望天下幸甚臣等不勝倍迫恒情之至謹奉狀以聞死罪謹奏

御批

兄弟之喪人倫所重哀廢飲食禮訓有變雖欲自抑有如此情

請御注道經疏狀

右臣等伏以至道無名常善救物所以鎮彼澆競登諸福壽而古今殊論穿鑿多門徒廣津梁何階閭闕伏奉恩勅賜臣等於集賢院與諸學士奉觀御注道經及疏本天旨玄遠聖義發明詞約而理豐文省而事愜上足

以播玄元之至化下足以闡來代之宗門非陛下道極  
帝先勤宣祖業何能迴日月之晷度鑿乾坤之戶牖使  
盲者反視聾者聳聽蒙蔽頓祛沉迷有適凡在率土實  
多慶賚無任忻戴忭躍之至請宣付所司施行

御批

先聖說經激時立教文理一貫悟之不遠後來注解岐  
路增多既失本真動生疑誤朕恭承餘烈思有發明推  
校諸家因之詳釋庶童蒙是訓亦委曲其詞慮有未周

故遍示積學竟無損益便請宣行朕之不才甘失旨於  
先帝卿等虛美豈不畏於後生循環此情未知所適可  
廣示朝廷有能正朕之失者具為條件錄姓名以聞當  
別加重賞

請將吏刊石紀功狀

右奚及契丹尤近邊鄙侵軼是慮式遏成勞臣庶常情  
惟欲防禦所謂長策無出此者陛下獨斷宸襟高奪羣  
議以為損兵塞下轉粟邊軍曠日持久後無寧歲若不

因利乘便一舉遂平使遷善者自新為惡者就戮事若不爾無息我人且令大兵臨之凶徒必潰不出此歲當並成擒臣等初奉聖謀高深未測及聞凱捷晷候不差而兩蕃遺噍莫不稽顙緣邊戍卒咸以返耕卧鼓滅烽誠自此始斯皆陛下睿謀先定神武非常觀變早於未萌必取預於無象伏以成功不宰君人所以為量有美不宣臣子所以成罪臣雖蒙瞽安敢無言既預聞始謀又幸見成事豈可使天功虛往而日用不知竹帛相傳



復紀何事請具狀宣付史館垂示將來仍請將吏等刊石勒頌以紀功德臣某等不勝區區忭躍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事有難易因圖可否小蕃背誕惡貫已盈人神棄之指期可滅今之尅定偶會夙心記以史官銘之樂石頗矜功伐不願為之伯獻前請朕已不納卿等苦論載用多媿使桓山之頌復在茲乎

請御注經傳授狀

右臣等今日於九齡處伏見集賢院奉賀御注前件經  
墨勅批答兼九齡說睿思幽贊玄關洞闢微言奧旨廓  
然昭暢臣等近識暗於大道粗聞九齡此傳便若已有  
所得欣戴感悅誠不克任伏惟陛下天縱無方有來斯  
應萬殊一貫三教同歸伏望降出御本許內外傳授則  
冀明積劫之重昏納羣迷於正覺朝聞夕死尚不足怪  
顧此輕生於焉何幸不勝忭躍之至

御批

此經宗旨先離諸相解說者衆證以真空僧徒固請欲以弘教心有所得輒復疏之今請頒行慮無所益

西幸改期請付史館狀

右臣今日面奉進止西幸有日般運已去仍聞京畿百姓猶有未安倘來歲非熟下人無向朕雖至彼復有何情欲延期至來冬待看穀麥卿等商度以為何似臣等具奏洛陽城闕雖曰皇都至於宮苑之間制度本狹然

風土氣候不甚宜人陛下以萬姓為心萬姓以陛下為命億兆所繫誠在聖躬聖躬若安何顧小小陛下遂當寧動色再降德音苟利於人朕何顧惜發言惻隱感動神祇臣等幸聞至言不覺承睫聖恩愛育遂及於此又勅臣等商量進來者湛恩至德焉可使朝臣不知聖君鴻名不可令史官無述臣望宣聖旨改用來年十月幸西京仍望具將本狀徧示朝列并宣付史官臣等不勝踴躍之至

御批

初聞三輔之間今歲善熟朕緣陵寢誠欲西行然積虛累年乍得小稔即又聚食所慮重難倘夏麥不登未免匱乏百姓不足朕孰與安所以再三疚懷欲去不忍至於宮苑所樂氣候非宜苟得人安終不以此為念卿可宣前旨更俟後期所請遍示朝列及宣付史館亦屬煩也任卿等自商量

上寫經宣付史館狀

右臣奉勅今日於安國觀行香伏見天恩為寧王及故  
惠宣代國金仙公主共寫一切道經四本伏以睿恩友  
愛情深天屬生成之德無隔存亡利益之資方弘道要  
諸經畢繕景福云集稱贊茲日功用有成教義是先誠  
所感慶臣無任欣戴之至望宣付史館謹奉狀以聞謹  
奏

御批

道由先宗欽承餘慶所祈福力憑以真經歸謹至誠匪

存名教所請者依

賀張待賓奏尅捷狀

右高力士宣示臣等張待賓表臣等前因奏事親承聖  
旨懸料數月當有捷書及此使至皆如睿略但狂胡背  
誕圍逼軍州凶力固已困窮邊城一無所損臣等伏料  
此賊早是破傷大衆遠來踰月乃去馬羸則多死人苦  
則計生本是烏雜之徒足徵破亡之漸此皆皇威遠震  
氛祲坐銷豈伊邊人所能自保臣等幸忝樞近承奉聖

謀邊捷有符不勝慶悅謹奉狀陳賀以聞仍望宣付史館謹奏

御批

狂賊遠來無能支久果自奔北不擾邊人豈朕獨見之  
明固在大臣良弼所請宣付史館者依

曲江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五百六十八

集部

曲江集卷十四

唐 張九齡 撰

狀

并御批

賀北庭解圍仍有殺獲狀

賀奚契丹廓清有期狀

賀誅奚賊可突干狀

賀破突厥狀

賀東北累捷狀

賀依聖料赤山北無賊及突厥要重人死狀

賀突厥傷死狀

賀聖料突厥必有亡狀

賀蓋嘉運破賊狀

賀賊蘇祿遁走狀

賀雪狀

賀侍講徧賜衣物狀

賀雨狀

賀雨晴狀

賀雨狀

賀雪狀

賀祈雨有應狀

賀太陽不虧狀

賀祥雲見狀

賀麥登狀

賀衢州進古銅器狀

賀北庭解圍仍有殺獲狀

右蓋嘉運奏北庭解圍仍有殺獲蘇祿背德敢此讎天  
盡驅犬羊來犯軍鎮雖肆凶毒欲逞其心而邊兵無遺  
鏃之費狂賊有輿尸之禍此皆陛下聖武將士恭行遠  
必叶謀動無遺策能令氛祲坐自廓清臣等忝奉密謀  
屢承獻捷踴躍稱慶倍百怕情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醜虜違方我之有待奔亡相次天實誅之鎮撫四夷故有賢相權宜一策何獨朕躬所賀知

賀奚契丹廓清有期狀

右適高力士宣示臣等張守珪奏契丹及奚並自離貳兼安祿山復有殺獲賊數將盡觸緒猜攜邊鎮勤兵伺隙而動誅剪有日廓清可期此皆天威遠臨逋逃自滅臣等不勝慶躍之至

御批

比未窮巢穴有慎往兵果自猜攜人神所弃折衝罇俎  
遙可圖之所賀知

賀誅奚賊可突干狀

右高力士宣示張守珪所上逆賊契丹屈烈及可突干  
等首級此等惡稔喪敗將及故天誘其衆既降又貳而  
感義之士惡其反覆背恩之賊既已誅鋤幽障廓清華  
夷俱靜計其餘噍永無動搖陛下邊任先擇聖謀獨  
斷克稟成命樹此戎功且知河朔無轉輸之勞林胡為

賦稅之地臣等忝在樞近預聞遠績捷書之至喜倍恒情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用兵之上者修政於廟堂折衝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小寇適降復為翻動邊軍除剪有國常刑朕方事籍田而今獻捷當鑄劍戟以為農器悉也

賀破突厥狀

右張守珪表奏突厥四萬騎前月二十五日至能訖離

山契丹涅禮等前後斬獲俘馘數十萬突厥可汗棄甲  
逃亡奚主李歸國及平盧軍將等追犇逐北計日殲滅  
更聞奏者伏以突厥新立輕事用兵彼之威衆在於一  
舉又兩蕃與其結隙交構未深在於邊隅猶軫天算陛  
下料其終始指授規模知其舉種盡來本自無策勞師  
襲遠必合成擒使蕃騎先鋒漢軍堅壁坐觀成敗自  
戰蠻夷今契丹纔交突厥已破計其奔北必至喪亡脫  
身獲全亦舉衆皆棄北虜震攝從此氣衰東胡保邊



永不攜貳寬徭罷柝自此可期斯皆聖德遠覃皇威遐  
振事無遺策舉不失圖臣忝跡樞近親承睿略忭躍之  
至倍百恒情謹奏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兩蕃歸我因用御邊北虜猖狂欲有親率何則馳騁之  
騎突厥頗強弓矢之功契丹稱勁彼強也歷遠已弊此  
勁也襲近而摧勢自不敵况違天意廟堂良算亭障稜  
威故合而有成豈朕之獨斷所賀知

賀東北累捷狀

右今日劉恩賢至奉宣聖旨垂示臣等破賊所由兼見  
守珪表奏具承契丹累捷伏以聖武所加制勝者無失  
天威不抗犯順者自亡突厥負衆背恩窮凶遠襲兩蕃  
懷德誓死如歸三軍奉國從命如指遂使一戰便尅已  
聞殺傷無算慟哭而奔則知主將必死且蠻夷相伐我  
則不勞疆場有虞義亦奚失固知無愆信於漠北有大  
造於燕垂此實獨斷神謀事皆有預萬全之策永靜邊

隅薄伐之師匪勞中夏凡在黎庶孰不欣躍臣等忝預  
樞近倍百恒情無任慶悅之至

御批

東歸兩蕃不孤含有北制強虜且知威信自相攻伐稍  
警邊陲屢有奔亡非無逆順朕之早預故亦常圖今乃  
歸功得無同體

賀依聖料赤山北無賊及突厥要重人死狀

信安

郡王禕承王忠嗣警  
因牒云赤山有賊

右先得前件牒云九月三日奚探見賊無數前三日臣等面奉聖旨料此必安祿山所將之兵奚疑是賊便有此牒也臣等當時又奏突厥舉國大來微有輸失便云竊料此意恐其有謀陛下又云必應彼有要重人死所以即去今日幽州節度判官監察御史張曉至云今月十一日從幽州發來赤山元自無賊奚所見者正是安祿山下兵馬又云契丹有蕃落人走來云突厥之兵馬平章事第一人死所以狼狽即去在路每日於帳衙前

哭此並聖心懸照有如目擊臣等親奉睿算及此符同  
萬里無差不勝驚喜無任踴躍之至仍望宣付史館

御批

朕臨御有年更事多矣天人之際先意後合此亦賊意  
可量非朕謀之必中將有可紀任付史館

賀突厥傷死狀

右牛仙童宣勅送前件契丹令聞委曲者臣等借問突  
厥退散所由其伊吐於被擒將隨五日因夜却走迴每

日實見突厥諸將皆於衙帳前哭及整正面是實據此  
必是小可汗傷死若其不然不合如此審觀伊吐于情  
狀亦即不敢妄言必其不虛乃是天敗比其歸至本處  
固應更有餘殃醜虜破亡必自此始也陛下聖德無遠  
妖沴自消不勞師徒已清朔漠臣等獲奉廟筭不勝忭  
躍之至

賀聖料突厥必有亡狀

右林招隱宣勅示臣等張守珪云契丹婦女屈將從突

厥出來知可汗死是實又云黃頭突厥與默啜突厥爭  
言氣兵馬欲鬪驚軍屈將然得走來者參驗前後從突  
厥來者說事多同況此婦人尤為指實死既非謬天實  
誅之且諸蕃之中北虜為桀不待征戰而自取殲夷此  
誠天助有道坐清妖祲陛下嘗有聖料者知其必有亡  
徵今云兵馬自爭其兆已見佇聽其敗但只納降亭障  
息兵將自此始不勝欣慶之至

賀蓋嘉運破賊狀

右高力士宣奉勅示臣等王尚客奏狀知蓋嘉運至突厥施店密城逢賊便關多有殺獲此凶黨大眾見在邊城方擬經春圖為邊患忽聞嘉運比入復有破傷必其驚忙當有攜散皆是聖略先定萬里懸同尚客所言合符前旨臣等不勝慶躍之至

御批

方隅暨警乃圖其事不出意外且有殺傷雖復嘯聚邊城故應知難而退鼎臣參佐何獨朕躬所賀知



賀賊蘇祿遁走狀

右高力士宣勅示臣等曹待仙奏狀知蘇祿遁走入山  
出界者四鎮懸遠比被侵逼將士用命雖有誅鋤凶徒  
尚多日有抄掠兵疲矢盡為弊亦深今自奔亡誠是震  
懼聖威無遠氛沴坐銷又北庭救兵當時迴旆不費軍  
廩事且無憂吐蕃縱實西行蘇祿不得相應其敗可必  
又無可憂邊等且寧不勝慶慰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朕以信撫遠蕃故當順以歸命去順為惡天何容之力  
屈計窮果自奔散卿等料其後事亦以當然所賀知

賀雪狀

右伏以至德惟勤親耕以勸大禮云畢勞酒加歡聖感  
天從豐年雪應始降澤於千畝將有盈於萬箱臣等忝  
陪近侍載深慶躍無任悅豫之至謹奉狀陳賀以聞謹  
奏

御批

籍田勸農勞酒成禮此時降雪神人以和是賴台臣致  
茲嘉應

賀侍講徧賜衣物狀

右高力士宣稱陛下親講讀毛詩徧賜侍講陳希烈三  
品兼衣物等伏以睿思玄通超然物表俯臨天下必樹  
風化既弘儒教考覈詩人爰託師資親紉講讀章句初  
畢賞錫有加明主用心孰不知勸臣等謬承任遇實愧  
經通聖業彌深微誠何補方思敷學以助明時無任悅

豫之至

御批

漢家用儒倚以為相卿等輔佐朕亦論思侍講說詩用  
符正道既至匡益特加章綬是先敦獎應會謀猷因斯  
行講引進經術也所賀知

賀雨狀

右伏以自春降澤粟麥已滋首夏再旬時雨稍晚陛下  
念深萬姓恩覃庶獄將有事山川用達精意德音纔發

甘霖滂流此誠聖感必通天應如荅臣等忝居近侍倍  
百恒情無任忭躍之至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過月不雨農事或訐是用責躬兼令省獄卿即同體共  
達乃誠天且不違穀麥皆遂若事關政令動必合符積  
久冤抑亦宜疏理宜成朕懷也所賀知

賀雨晴狀

右今月十日高力士宣聖旨以霖雨方滯有害稼穡之

憂將親禱上陽三日內不坐精意朝發而重陰夕霽乃  
數日以來遂致開朗誰謂天遠其應甚速遂得麥秋有  
望蠶事且登則知至人無心與天地合契神功潛運豈陰  
陽不測伏惟陛下明德自廣兢業載懷所致休徵必加  
謙慎天聖相合福致羣生日用不知年和在此臣等無  
能翊佐徒忝近密每有大猷承奉不暇無任欣戴慶躍  
之至

御批

雨以救旱忽至秋霖所慮害農彌深罪已明靈盼蠶遂  
與開霽實因誠至非謂德先時麥既登百穀有望亦卿  
等同體之效

賀雨狀

右畿輔之間秋來少雨聖心有軫稼穡惟憂德至於天  
慶自嘉節實有神應旋降甘雨使將枯之苗有同於再  
熟已息之望不意於萬人臣有限不獲當時稱慶無任  
悚踴之至

御批

時愆膏雨至於節日以此之故初無宴私雖遵所請憂  
樂相半樂通和氣憂亦為陰因茲霽然若以誠應方收  
晚歲有同再熟與卿同慰也

賀雪狀

右伏以自冬少雪粟麥未滋歲律向終農候方近陛下  
黎庶在念憂濟常深聖心精誠天意昭感孰云玄遠不  
日有應遂得盈尺告祥動植霑洽豐年有望即事可期



既表非常之祥實倍不任之喜不勝忭躍之至

御批

歲律方窮久無雨雪頃者信宿落而復收朕用責躬天  
實降鑒皓然竟夕將遍寰瀛固在卿等寬和所致也

賀祈雨有應狀

右臣一昨面奉恩旨緣秋稼有望時雨愆信念及黎元  
見於顏色方躬自祈請誠勤夙夜上靈昭鑒嘉瑞必臻  
昨日申酉之間雲物果應初含五色正覆於疆場未及

終宵更灑於城闕遂使炎埃宿潤虐暑暫清實異膚  
寸之資畢致普天之澤臣等多昧徒仰於成造蒼生何  
幸每及於聖私無任欣戴忭躍之至仍望宣付史館

御批

朕每念元元無忘夙夜頃來少雨是用精祈所見徵祥  
果成其應豈朕之德天實為之今則滂沱與卿等同慰  
請付史館者依

賀太陽不虧狀

右今月朔太史奏太陽不虧據諸家歷皆蝕十分已上  
仍帶蝕出者今日日出百司瞻仰光景無虧臣伏以日  
月之行值交必蝕算數先定理無推移今朔之辰應蝕  
不蝕陛下聞日有變齊戒精誠外寬刑政內廣仁惠聖  
德日慎災祥自弭若無表應何謂大明臣等不勝感慶  
之至

御批

一昨有司奏太陽當虧孰云交分亦繫休咎朕之薄德

是用責躬應蝕不蝕且符至願昔漢家日蝕之變則舉  
賢良招直諫蓋思補過以名其咎也曷若勤於未兆預  
以圖之招諫登賢以先天意當與卿等夙夜為心所請  
付史館者依

賀祥雲見狀

右臣等伏見道門威儀司馬秀表稱今月十日夜陛下  
親臨同明殿道場為宗廟蒼生祈福有祥雲見伏以聖  
德以精至動天天意以盥饗符聖其感甚速其應豈遠

陛下聖敬之深勤恤所至虛心如荅神道何言自表休期以介景福生人大賴天下幸甚臣等忝居近侍倍百恒情謹奉狀陳賀以聞

御批

朕欽藉玄風緬懷道力上資宗廟下浸元元俾在潛通乃至昭覩愧畏相屬曷用當之願記史臣以彰降鑒豈朕所宜讓也所請者依

賀麥登狀

右今日高力士宣示臣等皇太子表以嘉麥有成陛下躬執勞事率先兆庶皇太子已下繼美聖功臣間勤於稼穡必有來麴之慶著在春秋則非他穀之比伏惟陛下致敬宗廟屬念黎元春郊順時則千畝在御禁園測候則萬寓皆豐況云立訓天人降尊農務上靈昭德已聞瑞日增輝當暑不疲則有祥雲自覆是彰敦本之化式旌造物之功人謠在茲天意可鑒且禹之盡力堯實用心史策美談帝王為範未有休徵神應若斯之盛

者也以今況古千載未聞請付史官天下幸甚臣等叨  
榮近侍倍百恒情無任感戴忭躍之至

御批

朕親耕千畝卿等佐之謂之勤農期於盡力故園苑種  
麥別殿築場訓子勸人因之表奏梁盛薦寢是契夙心  
雲日告休易致昭感欲書諸史策卿實史官任斟酌事  
宜耳

賀衢州進古銅器狀

右伏見衢州所進瑞魚銘等神物瓌奇形製純古魚為龍象既彰受命之元銘作久文更表錫年之永河圖舊事無以加之臣協贊休明屢承福應忝惟拜慶倍百恒情伏望宣付史官傳之不朽無任喜躍之至

曲江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五百六十九

集部

曲江集卷十五

唐 張九齡 撰

狀并御批

賀御製開元文字音義狀

賀論三教狀

賀御注金剛經狀

賀皇太子製碑狀

賀上仙公主靈應狀

賀昭陵徵應狀

謝加章紱狀

謝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狀

謝知制誥狀

謝兩弟移官就養狀

謝中書侍郎狀

謝勅賜麥麵狀

謝賜食狀

謝賜藥狀

謝賜尺詩狀

謝蒙太子書頌狀

謝兩弟授官狀

謝賜衣物狀

謝賜蕃口狀

觀御製喜雪篇陳誠狀



謝賜御書喜雪篇狀

讓賜宅狀

讓兩弟起復授官狀

謝赴祥除狀

進龍池聖德頌狀

謝弟授官狀

賀御製開元文字音義狀

右今月日尹鳳祥宣勅旨示臣等聖製開元文字音義

三十卷義微旨遠文省理該表隸以訓今存篆以徵古  
衆釋大備取證於前修片言旁通去嫌於翻字信文思  
之精一學術之明準非聖心之善誘焉降情於毫素臣  
等忝居近侍再抃發蒙捧戴之誠實百恒品望令集賢  
院更寫一本付外流行謹奉狀陳賀以聞謹進

御批

象物成文以行代教傳習寢遠疑誤增多不制其失孰  
云端本稍變條流因之指授且以相示竟無可否豈用

茲小學而歸美乎餘依所請

賀論三教狀

右伏奉今日墨制召諸學士及道僧講論三教同異臣聞好尚之論事蹟於萬方至極之宗理歸於一貫非夫上聖孰探要旨伏惟陛下道契無為思該玄妙考六經之同異筌三教之幽蹟將以降照羣疑敷化率土屏浮詞於玉殿緝精義於金門一變儒風再揚道要凡百庶事罔不知歸臣等幸侍軒墀親承至訓林躍之極實倍

常情望宣付史館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頃因節日會以萬方略舉三教未暇盡理復茲一集求  
之精義不許游詞用伏其心以懲習俗況會三歸一初  
分漸頓理皆共貫使自求之卿等論道廟堂化源何遠  
事關風教任付史館

賀御注金剛經狀

右內侍尹鳳祥宣勅垂示臣等御注金剛經但佛法宗

旨撮在此經人間習傳多所未悟陛下曲垂聖意敷演  
微言幽闢妙鍵豁然洞達雖臣愚昧本自難曉伏覽睿  
旨亦即發明是知日月既出天下普照誠在此也陛下  
至德法天平分儒術道已廣其宗僧又不違其願三教  
並列萬姓知歸臣等忝奉天文不勝荷戴無任慶躍之  
至

御批

不壞之法真常之性實在此經衆為難說且用稽合同



異疏決源流朕位在國王遠有傳法竟依群請以道元  
元與夫孝經道經三教無闕豈茲秘藏能有探詳所賀  
知

賀皇太子製碑狀

右尹鳳祥宣聖旨示臣等皇太子所製王尊師碑文并  
壽王書臣等伏以天姿自高更深聖訓文藝英拔理絕  
人境臣等周章省覽欣抃載懷兼皇太子文義高深壽  
王毫翰灑落朝臣不見竊懼蔽善臣等專輒宜留碑本

望明日將示百官了訖續進不勝抃躍之至

御批

兒子等服勤師訓匪曰才能初為此文次令繕寫卿在左右因以呈示曾不箴規乃致推美將簡朝列得無愧乎

賀上仙公主靈應狀

右臣等伏承今月八日上仙公主靈座有祥風瑞虹之應爰至啟殯乃知尸解又承特稟清虛薄於滋味素含

真氣自不食鹽泊于遷神更標奇跡伏惟聖系本於道  
源妙有所種靈異必降不然則何得幼而能悟性與非  
常適來以時且契於玄運超然而蛻復昇於丹籙杳冥  
雖遠髣像如存則知仙路有歸茲念已釋理絕今古事  
昭聞見況臣等親侍軒墀幸聞仙解無任慰慰之至伏  
望宣付史館以昭靈異仍望宣示百官

御批

道有默仙謂之形解古來既爾今亦將然童幼之年傷

其天促靈變之理乃入玄真且與方外為心不比人間  
結念所謂書諸國史以襲玄元卿亦史官任為凡例兼  
請宣示者並依

賀昭陵徵應狀

右御史中丞徐暉從京便還向臣等說妖賊劉志誠四  
日從咸陽北原向南見昭陵山上有黑雲忽起志誠謂  
其凶徒云此雲將有暴風若衝頭立恐有破敗志誠久  
從軍伍頗解雜占其言未畢飄風果至直衝行首莫不

昏迷衆心驚惶不知所出及至便橋之際並即走散又見父老云往年權梁山之徒將逞不軌當時亦有烈風暴雨發自昭陵彼至京城賊還破滅謹參往事與今同符者伏以閭閻賊類切敢倡狂而祖宗威靈亦已玄鑒昔年感召若命蚩尤今者驅除更假風伯所以妖氛自殄狡計莫施晷刻之間逃形無路此皆神功潛運昌厯無窮將俾孫謀用昭聖德事堪懲惡可以垂後無任慶悅之至仍望宣付史館并示朝列謹錄奏聞謹奏

御批

先帝應期道光文武之業亦既棄代人畏軒轅之臺忝  
以丕承罔不夙夜每有啟悟形於動靜豈茲狂悖勞我  
神兵保佑實深戴賀增惕古之靈應未之前聞所請宣  
付史館并示朝列固其宜也並依

謝加章紱狀

右伏奉去月三十日勅以臣先任桂州都督借紫金魚  
袋前緣改官遂停今更蒙恩特賜任使無效寵服再加

臣雖叨榮伏用戰懼不任悚懼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謹奏

御批

卿早踐中書後牧邊郡因加此綏義在優賢今特賜卿  
猶前命也所謝知

謝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狀

右伏奉今月三日制除臣工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臣  
本單族過蒙獎拔入升省閣累忝清資出牧南州且無

成績陛下殊私俯及擢任集賢遠自炎荒忽至霄漢秘  
文副掌淺陋無堪遽蒙聖恩反遷華省丘山施重報效  
何階不勝悚懼之至

御批

卿學府高標士林貞幹論思之地亦既優閑彌綸之司  
聊從應務別當獎擢何乃謙撫所謝知

謝知制誥狀

右臣忝跡集賢久無成效幸免咎責伏用兢惶忽蒙特



恩令知制誥臣學業既淺識理非長述宣聖旨誠恐不  
逮跪受嚴命伏增悚惕無任戴荷之至

御批

昔掌王言以宣國命頃來相習多事游詞卿舊在掖垣  
已推才識及登書府備探微奧故有特命宜副朕心何  
所謙撓誰與為讓

謝兩弟移官就養狀

右臣兩弟蒙恩移官就養老母感戴殊澤戰荷兼深臣

山藪陋材豈堪國用日月私照謬掌綸言犬馬以地近  
見矜烏鳥以情至蒙福曲承孝理之賜莫知報效之所  
無任悚懼荷恩之至

御批

卿之忠誠本於孝行亦既許國每懷安親爰請二弟近  
鄉就養申之友愛遞為隱犯用加此請故遂雅懷所謝  
知

謝中書侍郎狀

右臣謬跡書府兼司綸翰思力淺近無所發明聖恩不以不才却賜榮獎拔擢非次荷躍惟深但中書近密參掌不易豈臣微賤所堪忝竊拜命之日伏用慙惶不勝戰荷之至

御批

比歲掄才十年虛位以卿達識所以疇庸斟酌朝經動關政本當茲密命宜喻朕懷所謝知

謝勅賜麥麵狀

右林招隱宣勅賜臣等招隱說云薦新之外禁中所出  
皆是降至尊親耕稼穡之所成也伏以周人之禮惟有  
籍田漢氏之薦但聞時菓則未有如陛下嚴祇於宗廟  
勤儉於生人事必躬親動合天德臣亦何幸近奉徽音  
又蒙聖恩猥垂珍賜已飽於聞義況霑此時羞綢繆渥  
澤未知報效死罪死罪仍望宣牒史館以示將來臣等  
不勝感荷之至

御批

歲比不登朕每勤止宮中間處粟麥兼滋常候嘉苗以  
近知遠亦既成熟實用慰心所以躬率諸子是芟是刈  
稼穡艱難取知為國之本宗廟致敬寔謂思於所先既  
以薦新餘用分錫卿等同體固合共之所謂宣付史館  
任量其宜也

謝賜食狀

右臣等面奉進止令就集賢院與諸學士等觀聖注道  
德經尋又賜臣等食竊味道腴兼承珍饌聞義飽德虛

往實歸臣等何人叨承渥澤不勝悚戴之至

御批

卿等入院共食何足為謝也

謝賜藥狀

右高力士宣奉恩旨賜臣等鹿角膠丸及駐年面脂有  
命自天感戴兼至臣等涓滴無補渥澤日深多謝股肱  
之良每慙智力之效徒承聖恩同體之義更霑御藥駐  
年之錫事絕希幸禮優常遇微軀賤貌因大造而載延

捧日承天荷曲成而無極無任悚戴之至

御批

臘日所惠固其常耳信則微物亦有佳名與卿共之何足為謝

謝賜尺詩狀

右今日高力士宣勅賜臣等御製詩并寶尺伏以尺者紀度之數宜麗天文詩者律呂之和是生節物聖恩下逮天旨旁流因物寓言以言垂象臣雖瞽陋伏見宸衷

竊謝良工徒秉刀尺終期死力取配鈞衡而未副所圖  
退省知罪臣等不勝負荷感懼之至

御批

尺之為數陰陽象之宰臣匠物有以似之卿等謀猷非  
無法度因之比興以喻乃心盡力鈞衡深知雅意

謝蒙太子書頌狀

右昨者高力士宣恩旨垂示皇太子書紀功德頌恭覽  
睿跡實天人之表幼傳楷則訓叶文明春秋典學時惟



多藝鸞鳳變態入神妙而難明俾臣庸者憑篆刻而不朽微臣之幸倍百常情無任悚戴之至

御批

大臣作頌以揚休聲銘之琬琰亦資翰墨太子鴻書則非工身為國本將示于後因以命之無能發揮何所為謝

謝兩弟授官狀

右伏奉昨二十日恩命授臣弟九臯殿中太監九章太

子司議郎臣私門積釁殃罰如昨日月逾邁禮及外除  
弟九臯等加以常材比服哀疚瞻望未遠縞練猶存非  
常之恩一朝總集慙惶哽咽罔識言次不知微命餘生  
何以上報天造載悲載懼五情飛越不勝感戴戰慄之  
至

御批

卿之昆弟並著才能去歲所論已有處分既終祥縞宜  
列朝衣豈謂殊私雅符公議所謝知

謝賜衣物狀

右高力士宣勅賜臣衣及器物等臣不孝苟存企及制  
禮天恩以忝樞近賜問再臨衣服珍器殊常寵錫臣有  
何力可以叨濫渥澤至深誠效已竭惟有微命不知所  
圖無任感戴之至

御批

籍卿政事頃在纏縵今禮制以過服用茲始少許衣服  
何足謝焉

讓賜蕃口狀

右高力士宣聖恩賜臣等蕃口執自邊軍釋囚為隸誠  
宜供國次及賞功臣等無庸何以受賜殊恩俯降循涯  
自失伏望俯停渥澤存以至公矜遂懇誠許歸官寺則  
上有無偏之道下有無苟之責無任悃欵之至

觀御製喜雪篇陳誠狀

右臣等適見工部侍郎侍講學士陳希烈所蒙恩賜聖  
製喜雪篇伏以聖惟無作作則應天地和陰陽斯之謂

矣言微利博旨遠思深于彼蒼生焉知帝力臣聞食者  
萬姓之命雪為五穀之精兆且見於祈年律既和於言  
志聖心昭感天瑞合符豈比夫漢詠白雲但嗟歡樂周  
歌黃竹徒事巡遊而已哉臣等仰望昭回莫知遠近幸  
均生植同是霑濡況臣忝在樞衡無能翼亮聞罪已之  
義若寘米谷循忘軀之節冀益涓塵伏誦聖文無任喜  
懼臣等誠歡誠恐謹言

御批

復緣講讀便與希烈未得付卿今過有稱揚豈誠獻替  
所期戮力保合太和今付一本觀唱和之美也

謝賜御書喜雪篇狀

右臣前伏見聖製喜雪篇奉狀稱慶已特蒙賜本今日  
高力士又宣賜臣林甫臣某各一本麗天之文或冀傳  
誦垂露之聖難有偏霑玄造曲成宸毫俯逮鸞鳳斯降  
雲雨載均愚臣何幸叨此殊賜是知君臣之深義感不  
一子孫之後傳寶無窮而未知此生何以上荅臣等不

勝感戴伏望許臣等進食以申微誠雖厨箠每搖而野  
芹徒獻豈云堯禹之膳冀達臣子之情幸甚幸甚謹奉  
狀以聞謹奏

御批

比年少雪遂罕秋成恐陰律愆期時無可望孰云禱久  
每事虔誠雨雪驟盈喜慰初集率爾成作書情而已方  
示朝廷

讓賜宅狀

右去正月二十六日中使李仁智宣口敕賜臣前件宅  
仍令官修及什物一事已上自奉恩命夙夜憂惕既慙  
虛受載懼滿盈臣生身蓬華所居淺陋釁屬苴麻豈圖  
弘敞宸私曲被寵賜猥臨加以殃罰之餘參議樞掖草  
土之末庇形棟宇器用資於官備禮數異於喪紀兢惶  
失圖啟處無地況涓滴未效霈澤先盈非據之責誰任  
其咎又臣見在家累僅十餘人臣之俸祿實為豐厚以  
此貿遷足辦私室今崇其甲第更使增修或恐因緣多



有費損上則虧耗國器下則招集身尤縱陛下時垂寬容而臣苟為貪冒其如物議何其如公道何伏乞賜寢前命俯垂矜察納臣誠情免臣罪戾其宅及什物望並却令官收無任荒懼之至

御批

比來官宅隨事借人與卿寧居用加修飾已有處分不煩讓也欲令師儉雖則卿心縱使增修其如國命況聞制度不是宏博大臣所處亦以為宜可擇日移入

讓兩弟起復授官狀

右臣昨以兩弟身名狀涉隱冒家且未正焉能正人所  
以陳露奏聞誠欲自律今日高力士宣勅令與兩弟京  
官慈旨優柔感深骨髓微臣何有叨此殊恩但臣自罹  
殃罰纔踰年序忝承重任不敢顧私而鞠育之恩繆懷  
罔極几筵在遠奠醑不親惟有兩弟在家獲申情紀今  
若恭承恩命盡在縉纓何心何顏可以偷責陛下每弘  
教義必先名節豈於愚臣無少矜憫若使九臯等獲免

罪戾幸無削除在臣闔門已霑殊澤更令授職俱遠哀  
次於臣私情實所不忍然於朝議必有喧黷乞寢成命  
俯亮愚衷冀無玷大猷豈敢自遂而已不勝哀荷戰懼  
之至

御批

卿移孝於忠自家刑國誠有必盡義實可嘉人之同氣  
莫不相似驗卿才識弟亦可知朕意欲登賢俱在朝列  
而尚居哀紀願留主祭可以理奪用允所求待至祥禋

非無後命

謝赴祥除狀

右殛釁殘生謬承天澤無能報效徒廢情禮而日月迅  
速祥制有期在臣私情哀懼莫主几筵在遠追慕不親  
一違外除終身何託伏望察臣固極俯遂哀懇假以傳  
乘暫赴來月道路往復不出數旬孝理之恩冀知死所  
無任悲迫戰懼之至

御批

不可復見惟餘孝思情禮所歸近遠無別卿當大任朝夕謀猷欲遂乃懷其如重寄既從奪禮安得顧私宜抑此情也

進龍池聖德頌狀

右先奉勅令臣撰文伏以天將啟聖地乃出符歷考圖錄曠古未有臣學術膚淺且靈命難言雖已極於愚思曾未徵於萬一猥承恩獎虛污磨礱以此慚惶無寧啟處謹隨狀封進以聞塵黷宸嚴伏增戰越

御批

天啟元符以贊鴻業朕誠薄德曷用當之既史策是書而頌聲復起宗子固請遂及於茲卿之詞旨度越前輩曲成意義多所發揮實靈命之克彰因斯文之不朽

謝弟授官狀

臣伏以聖恩非常拔擢臣以無能受任歲月漸久涓埃無益取招毀議有累聖明臣前面陳誠以請罪陛下不以賜責猶加過恩特以殊榮猥霑臣弟彌速曠官之謗且

重非才之責累延公器寵及私門顛覆是憂隕越無措  
不勝悚懼荷戴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御批

朕之知卿非在今日君臣之際何有間言故在增榮有  
以昭亮況卿令弟尚淪卑秩以公見授何謂私恩所謝  
知

曲江集卷十五



謹案卷十三第八頁前三行魯史誠以量力刊本  
脫誠字又量下行其字據文苑英華增刪

卷十四第十五頁後八行帝王為範按文苑英華  
為作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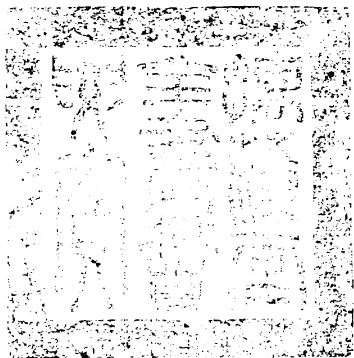
卷十五第十三頁前八行殿中大監按文苑英華  
作殿中丞

第十三頁後二行加以常材按文苑英華作如臣  
常材

第十七頁後七行可以偷責刊本責訛此據文苑

英華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 臣金學詩

校對官庶吉士 臣戴心亨

謄錄監生 臣徐士俊

謄錄舉人 臣孫 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曲江集卷十六

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五百七十

集部

曲江集卷十六

唐 張九齡 撰

書序

對所舉道侔伊呂科策三道

上封事書

上姚令公書

姚令公荅書



荅嚴給事書

與李讓侍御書

奉勅送張說上賜燕序

問興化致治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慎舉聖朝受命  
于今百齡堯封比屋魏網斯頓史曹之職衡鏡攸歸歲  
時調集士踰累萬借使崔毛重起裴樂復生觀貌察言  
且猶未暇考行徵實其可得乎若遠循漢魏之規復存  
州郡之選即務辭會府權歸外臺牧守之明何法能鑒

變通之要厥路奚由文武之道並用無偏軍旅之制事  
宜經遠而越騎欽飛皆出畿甸丁年負甲耆日釋戈亡  
歿蓋多軍容每闕今欲均井田於要服遵兵賦於革車  
恐習俗茲深慮始難就揆今酌古其衷若何且惠在安  
人政惟重穀頃承平既久居泰易盈編戶流亡農桑莫  
贍精求良吏未之能補遂其寬施則莫懲遊食峻其科  
禁則慮擾疲人革弊適時應有良術子等並明於國體  
允應於旁求式陳開物之宜無效循常之對

# 第一道

對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吕科

徵仕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伏覽睿問大哉國體  
九品流弊嘗所惜焉幸因對揚庶言其可古者諸侯貢  
士司徒論士必講禮觀能鄉舉里選故十五十八之歲  
大學小學之節誦習以時教化以禮則孝悌之行可知  
於鄉曲政事之業可昇於國朝先王務教此其大者及  
周道既衰斯文將喪秦氏滅學唯力是親仁義大壞俊



造亦亡漢高以馬上非禮復修三代之事魏武以軍中  
是務權立九品之儀後化因循莫能改作紛紛橫調滔  
滔皆是天下公器可謂傷心伏惟陛下神啟睿圖天佑  
明德物不終否故受之以泰弊不遂極乃鼎之以新滌  
瑕蕩穢今其時也伏願圖之夫正其本者萬事理勞於  
求者逸於使豈有大明御宇慮此假權之人循良擇人  
安得謝恩之議是則外臺會府真若漏於貯中濟理適  
時復何殊於掌上者也且有備無患士戰必危是以振

旅芟舍之儀羽林欽飛之衛漢家徵選咸出五陵周制  
供王不踰千里此以均其遠近會其中正王者之制豈  
虛乎哉又開井賦於要服俾裒裒益於畿甸雖經始之規  
何施不可而圖遠之業猶願勿遵且將振九品之頽綱  
維百王之絕畧使官有位次資有等殺才苟不侔時所  
勿取使夫能者代上帝之理議者息高門之談吏精其  
心人享其利流庸不日而來復耕桑何憂乎不稔動之  
斯應綏之斯來若惟作法於末途非救弊之本意盛德

大業孰與歸乎某怖慄塵埃棲棲非得言之地慷慨未  
秀惓惓因獻策之時何敢望焉盡心而已謹對

## 第二道

對王道務德不來不强臣霸道尚功不伏不偃甲此勞  
逸異數得失可明故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是以  
漢武事胡豈比重華之干羽秦皇戍越奚擬公劉之橐  
囊雖古人遺害引之者有同於河漢而王者大化行之  
者必本於唐虞不亦然乎此則開基之大者也國家因

已有之地廣無私之仁大戎即叙肅慎入貢若力不能  
救豈惟桓公之耻征在其蘇是必成湯之怨然而春秋  
所貴惟義所在內諸夏而外夷狄此明中國恐弊不興  
異域之功下人苟安何惜救兵之舉則知弔伐之義隨  
時之道也今頗彫弊抑非其時至如守塞則侯應之言  
為得斥地則蒙恬之弊可知前事昭昭足為明戒者也  
必欲繫單于之頸裂匈奴之肩奚霄背恩受制於北虜  
小人發憤請議於東征謹對

### 第三道

對伏惟殿下德成問安教存齒學則孝悌之感元良之  
旨詠于衿之詩義形乎辭真吾君之子也天下幸甚幸  
甚伏以化憑於勢聲若順風之遠感因於時德甚置郵  
之速則何草不偃何心不應而曰未能動俗殿下之至  
謙也尚何術之務而捨此乎今又降意微言徵諸墜典  
至如黃帝斷木蓋取諸意文王演卦乃言其象雖成象  
之時不同而得意之言一也周公制禮夏正得天縱損

益可知而因循不改去聖既遠禮經殊殘遺文苟存群  
儒紛揉故喪服異制諸家殊軌故王肅之旨約情以斷  
鄭玄之言引經取決呂氏因封侯之餘俗採禮官之舊  
儀故戴聖採十二紀之首為十二月令存周之典其故  
匪他仲尼以尊魯而取美於頌穆公以尊周而見序於  
書左氏以豔富稱誣穀梁以文清為婉范甯序事其義  
則詳樂書因秦而遂亡空有河間之制夾氏在傳而不  
見惟餘班固之說謹對

# 上封事書

五月二十日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臣張九齡謹再拜  
死罪死罪上書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臣所上事以臣  
愚見並當時尤切不敢飾詞伏願陛下親覽可否之宜  
幸甚幸甚臣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欲躋  
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發然猶黎人  
未息水旱為災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垂政之氣  
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東海殺孝婦旱者

久之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為之旱以昭其冤況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也多非其人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太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為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是牧宰之間以為



斥逐之地或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  
又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為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  
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為刺史其  
餘縣令已下固不可勝言蓋此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  
務之職反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  
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  
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  
宰百里莫不于其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怪近俗偏輕此

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寧有復出為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人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之責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

不可乎故臣愚以為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為臺郎給舍即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久差降以為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寧如積習為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

名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群小不逮亦用息心以故奸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設為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辨析毫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為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亡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為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生簿從主簿與縣丞

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  
賢與不肖大畧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  
侍郎為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  
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  
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  
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  
資配職自以為能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  
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於聖

朝有何裨益故臣以為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煥然行之假且今之銓衡欲自為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為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為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其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入之數縱有不任送者妄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喧嘩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

萬計京師米物為之空虛豈多士若是蓋渝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愚渾雜就中以二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嘆息也夫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是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為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

故時議無高無下惟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  
不修上善則守志而後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何哉朝  
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修名而獲利而利之所出  
衆則趨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趣多歸於人事其  
小者苟求取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  
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  
可不第其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  
意修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焉可不



察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徵矣臣今所言上刺史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更發睿圖及詢於執事作為長算振此頽風使官修其方人受其福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聰明神武動以聖斷正當可為之運未行反本之法微臣企竦竊有所望伏願少留宸睎稍覽愚誠必無可施行棄之未晚不勝塵露裨補之誠

上姚令公書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謹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  
堂運天下者久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  
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  
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  
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大見信  
用日渴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  
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  
無往不臻朝暮羲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

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人之弊未盡往往擬議愚  
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  
而曩日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  
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  
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  
之首為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  
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崔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  
則許之以死徇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

小人恒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蹈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耻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進明主在上君侯為相安得此言猶出其口某所以為君侯至惜也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為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

即雖有所長一皆阻抑專謀選衆之舉息彼訕上之失  
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  
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  
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寧  
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庾哉雖不識之  
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苟進可以  
為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寧用小人之說為固知山藏  
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默而

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  
幸甚幸甚

姚令公荅書

忽辱牋翰喜慰攸集退自循省慚懼亦深實智力之所  
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才素非經濟  
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  
道為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宦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  
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

被流言行之有常久而自辨近蒙獎擢倍勵駕庸每以  
推賢進士為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陽橋之或用及  
解狐之可為而悠悠之徒未足矜察嗷嗷之口欲以中  
傷上恃天聰俯仗神道既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  
前然顧無隱匿亦死為明分矣猥惟不敏敬承厥休持  
當座銘永為身寶元崇頓首

荅嚴給事書

自出江郡慰誨累及情義已積昆弟無踰人生相知可

謂厚矣僕方請歸養從此告辭會面無期所懷當盡故復畧而言之耳凡為前所相厚者豈必惡人耶僕爰自書生燕公待以族子頗以文章見許不因勢利而合但推獎之日不量不才引致掖垣有負時議然則初有超拔豈由本心嗷嗷之口曾不是察既不稱其服又加之讒間負乘致寇幾於不免當是時也若無所容以孤特之身處背憎之地自怪既往何幸而全追想寒心怵怵發悸嚴子足下不意而然既而遠出猶有餘釁巧言潛



構期僕傾危故使者之來怒於心而色於事賴於自慎  
幸且無咎不者伐毛洗垢求其痕疵勢窮力屈將無控  
告未始怯事也有為而然以故春中有書薄言求庇足  
下猶不諒此意以為汲汲於聲名而乃約以莊生之言  
博以東山之法曉導精至誠故入之情向之所訪有異  
來旨彼二教者忘情滅識無有纏愛故福至不喜禍至  
不憂今僕養親豈復割離恩愛直措心於此地哉正欲  
惟疾之憂全身遠害故雖在小小敢不兢兢至如自維

身心雖復懵昧幸受教於君子亦聞道於古人何必崎  
嶇齟齬求入然後為得也去矣嚴子勉事聖君儻存平  
仲久要之言無惜詩人金玉之問幸甚張九齡白

與李讓侍御書

李公足下夫心以義持公為時出雖冥冥入窮神之奧  
鬼莫我窺而洶洶自衆人之口通者誰惑何則我有獨  
見之明物無浮言之信亦猶太阿之劍犀角不足齒其  
鋒高山之松霜霰不能渝其操斯豈非愛惡則物之相

背而終始則我之不移且如明公義貫心靈人推正直  
遂乃雄飛清憲高步等夷向若見不決於明濟不兼於  
物終然獨善而已何自致之若是乎如此則明公獨運  
之機以獲當人之利固大情之可恕何橫議之能干昨  
所造次下風求為從者亦望心與道合申一言而取容  
人以義圖輕千駟而脫屣則不意制以形骸之外拘於  
牙齒之間盖下慎閉門而公奚惜意夫國家所以歷試  
官序推擇士林雖因時買利之失猶能變節而服義亡

軀之意奚遽生疑此亦人言亦何害歲寒之取效然明公所以不容左右誠非克堪固當別有嚶鳴如為蛇足而以為家屬在彼用防未然既明公之慮極精微亦下官之心懷感激何者至如中朝著姓連姻華族及夫委以鈞軸綜其條流而朝廷豈可南求僭耳之首北取旄頭之虜必貯異方之任乃無內顧之私者耶故知事在是非公無遠近昔如祁奚之舉子不避其親齊人之為盜固在於楚是以為善在已執一心之既定詭道從時

乃千人之所指然下官所以勤勤自致其功靡他正以  
居本海隅始無朝望昔遇光華啟旦朝制旁求誤登射  
策之科忝職藏書之閣又屬朝廷尚義端士相趨復以  
無依見容不得棄置所以遲迴城闕感激身名未甘田  
里之平人所慕君親之大義而才能不急時用無施俸  
猶擬於侏儒舉未優於儲峙所以飢寒在慮扶持增遙  
而慈親在堂如日將暮遂乃甘心附麗垂便歸寧不然  
則命非飲水幸安中土又安得崎嶇執事之末還無一

級且二年願明公審圖彼人何者何為嗚呼忠信獲戾  
古人之言惟教義之所矜及譏嫌之見及恨不能隳肝  
嘗膽徇知己以求申而飲氣吞聲負當年而嘆息庭闈  
眷戀行路屏營斯薄宦之所嬰念勞生之有役望美高  
傳何嗟及矣炯炯式微心為誰矣轉當側聽妙選用息  
鄙心心之有懷言不能盡某再拜

奉勅送張說上賜燕序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不以惟睿作聖而猶垂意好

學用相必本於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  
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建以迄于今大用徵集煥乎  
廣內而聽政餘暇式燕在茲忠臣嘉賓得盡心之所聽  
明文思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歡甚即於御座  
爰發德音以為候彼神人事雖前載傳於方士言固不  
經遂改仙為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  
賢之廷更為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公外弼庶績以  
奉沃心之謀內講六經以成潤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

師表翰林惟帝用臧固天所賴拜命之日荷寵有加降  
聖酒之壘下御廚之膳食以樂侑人斯飽德時則有侍  
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  
職在焉或高稷大賢或淵雲諸彥文王多士周室以寧  
武帝得人漢家為盛而高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乎咸可  
賦詩以光鴻烈

曲江集卷十六